

太平治蹟統類

平陽府志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三

宋彭百川撰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于是徑遷知制誥安石自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安石于是與執政忤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之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

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字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每以爲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

四年春閏三月癸卯安石知江寧府眾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卽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召用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

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于是卽召用之制曰王安石學爲世師行爲人表廉于自進優處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哉可特授爲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德仁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于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

以堯舜爲難不可爲高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
曰卿可爲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
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
無大變麤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
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
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
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閒有所不察君子非
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
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
資敘立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

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
亂責交私養望者多至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
偷墮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于庸人農民壞于差
役而未嘗時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
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
權宿衛則聚伍卒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
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
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
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
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
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

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順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徧言本朝事可謂精盡計治道無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國安石弟也于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召試祕閣母喪罷上卽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邵亢又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于是出手詔稱美令召試舍人院

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刑光與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爲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成憲不違朝廷眾論上笑曰眾論何可不違刑名末事尙不違況遠大者乎學士王安石曰先王但稽于眾非一一從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聽申言罷申諫職

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賚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

得善理財之人光曰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乎民將焉用之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申嚴外辦沃盥奏帨巾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意草批劄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闊

後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
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目上
久之不決旣數日乃曰朕問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
下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爲可大用宜卽用
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于翰林學士必以臣爲不才當
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任大臣之體也介雖言然上意
益向安石矣上謂安石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
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對曰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
羞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學者之多然常患無人可以
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必爲
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爾

二年二月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爲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具超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庶幾能麤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自今日也又曰朕仰慕卿道德不知卿所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爲然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矣詔立制置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及王安石

領其事安石曰今財用分于開闢歛散不能相通故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于一孔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旣修必大違流俗而異論者眾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爲此須藉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太子中允

崇政殿說書

後九月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爲京官無例須換朝官乃換中允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謂無害乃已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覿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推此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財特置一司于時事以爲併之無傷也又曰今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議然後草具文字恐成須徧歷四人看詳然後出于白事之人亦

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旣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無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于上前日昃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便曰陛下非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欲善傳會以取富貴而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閒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深德之後升之語安石曰茲事

盍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優游浸漸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光言惠卿愛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所好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關亦宜用但方是通判

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

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眞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于眾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儲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卻每